

三山缘

储福金



理。到焦山去静一静心，定生慧，会有一番了悟。

其实，许仙乃一凡夫俗子，与世上无数普通人一样，只求一段缘。白娘子漂亮贤惠，对他一片痴情，更为他生了孩子，如此缘分怎舍得割断？而今天的年轻人，来金山便会想到这段让人向往的缘，点上一炷清香，以求那美好的姻缘。

三

镇江以三山闻名天下，金山、焦山之外，还有北固山。说金山求缘，焦山定缘，毫无疑问，北固山便是结缘了。

“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在北固山。

甘露寺因孙刘联姻结缘而闻名于后世，其实甘露寺在古时规模宏大，是名刹，寺庙建筑特点与金焦两山又显不同，金山是“寺裹山”，焦山是“山裹寺”，而北固山是“寺镇山”，以飞阁凌空之势，形成“寺冠山”的特色。

说到招亲，不免让人有欢喜缠绵之感，但北固山却是放眼天下、抚今怀古的所在。

刘备招亲，结亲的双方，都怀天下之志。想当年，刘备、孙权勒马山上，扬马鞭指点江山，试剑之石上尽显壮怀。传说刘备初见北固山，只见它踞临长江之滨，峭壁如削，形势险固，不由叹：真乃天下第一江山。后来，梁武帝到北固山时，直书“天下第一江山”六字，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

我登北固楼，前两天还是阴雨天气，眼下天色晴好，春意微绿，漫漫水面上浮着淡淡白气，放眼远眺，左岸见金山，右边江水中有焦山，金焦相环北固居中，三山鼎足水面相通。

“满眼风光北固楼”，北固楼上自然会想到南宋诗词大家辛弃疾



储福金 郭红松绘

疾，他写北固山感怀的两首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实乃千古名篇。书不尽的金戈铁马，说不完的如虎霸气，登北固楼，怎能不令人生发一番思古之幽情。

多少情怀，无处寻觅；江水滚滚，千古悠悠。

四

北固山还有多景楼。多景楼为甘露寺寺楼之一，始建于北宋，原建于唐临江亭旧址之上，取唐李德裕“多景悬窗”诗意。宋代书法家米芾为多景楼题匾，并作“多景楼诗”，诗中有句“天下江山第一楼”。此书法亦是传世佳作。多景楼也是几经兴废更迭，年代久了，古楼总是经自然风雨或经战争炮火，毁了再建。

登楼观景，把栏杆拍了，思无数英雄在此抒怀。我驻步在一座碑前良久。那是一座诗碑，碑上诗文系日本使臣阿倍仲麻吕所作。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是遣唐留学生，在中国长安进唐太学读书，后考中进士，与王维、李白等唐代诗人多有交往。再后晁衡受命为唐使，与鉴真大师及日本使臣东渡，途中船泊扬子江畔。夜晚月光皎洁，晁衡写下了这五言诗《望月望乡》：“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晁衡的这首《望月望乡》，在日本几家家喻户晓，广为传诵。其诗句平白明了，却极富意象。好文字自是朴实无华。晁衡写这首诗时，已在中国生活了36年，结缘甚深，是真正的中日友谊使者。然而此次晁衡回国途中，却遇上天灾人祸，当时，长安误传晁衡溺死，李白为此写了《哭晁卿衡》的诗来悼念他。

可见两国诗人情缘长存。
(储福金，发表及出版长篇小说14部，中、短篇小说200余篇，散文集3部。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国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江苏省政府文学艺术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百花文学奖等。)

上图：江苏镇江焦山风景区美景。 陈岗摄(人民图片)

左图：金山寺。 王瑞稼摄

登仙洞寨

李志宏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是革命老区，是一片浸润着烈士鲜血的红土地。安溪的经岭村有着光荣的红色历史，村中的仙洞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清将军曾经秘密活动的据点。

我们特地从村后的黄泥土路走上去，笔架山延绵而来，山势巍然，四野群山苍翠，原始林木葱郁，阳光倾泻下来，地上留下陆离的光影。

到了，一个条石寨门出现在眼前，我的目光随即被牢牢吸引住。一圈斑驳灰黑的墙体布满了用于对外射击的枪眼。仙洞寨建于明末清初，一堵堵石墙抵挡着风雨和岁月的洗礼，如今野草已从缝隙里长出，石头更显温润质感。

仙洞寨沿着山的最高位置建设，寨子呈椭圆形，全部由杂乱的石头垒砌起来，由外寨、中寨、内寨组成。外寨用于防御，站在寨墙上，下面的情况一览无余；中寨用于仓储和补给物资；内寨是指挥和休息的地方。寨子三面险要，垂直山坡，易守难攻，背后群山环绕，群山一边可连接经兜、南英、石古直到安溪城区，另一边与南安市接壤，是南安的英都镇和翔云镇。仙洞寨为当时的游击战提供非常有利的天然屏障。

山巅视野开阔，能看到远在30公里之遥的紫帽山。我钻进枪眼，抚摸着弹痕，然后站上寨墙，一股豪情充盈在胸间，一下子触摸到那段烽火岁月。1935年9月至1936年4月，中国抗日义勇军西南军区闽南第二支队政委彭德清带领游击队员以仙洞寨为据点，发动群众，在寨内秘密训练，组建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彭德清经常到经岭村的黄厝、叶厝、花厝、西姑内一带活动，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为“红二支队”捐钱捐粮，传递情报。东坡半山腰的进法殿附近三合小路通畅，还有险山石洞，成为地下党的情报联络点和物资中转站。进法殿后原来有通往仙洞寨后山的暗道，如今在早期的羊肠小道上修了一条栈道，共971级台阶。

仙洞寨，山高峰密，一棵棵柯树，青灰色的树干，碗口粗，笔直笔直的，昂首站立，像铁骨铮铮的战士，日日夜夜守护着这里。柯树，漫山遍野密密匝匝，游击队员用它烧火、搭房屋，用它做拐杖、扁担、担架；用它的皮煎药，治腹水水肿。看着漫山遍野的柯树，我不禁肃然起敬。下山时，杂草荆棘中，岩缝间，艳丽夺目的映山红，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将宁静的山野映得喧哗。这花儿，红得热烈，红得悲壮，似那啼血的杜鹃，为山川的英灵唱响壮歌。

世代信息在这里的人们躬耕劳作，安居乐业，经岭村，已从一座山头小村庄，自强不息发展成为美丽富饶的全国文明村。

山脚下的蓝溪水流淌，回望，仙洞寨似一粗犷的汉子，尽显浩然之气。感受了经岭如此厚重的红色历史，我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倍感亲切。

串纤夫背着纤绳，匍匐在地，脚蹬卵石或草疙瘩，手紧紧抓住石头或可以抓住的东西，号工喊：“呀莫哟哟——呀莫哟也！”船工们低声回应着：“也！也！也！”有时在地面蹬起坑或槽子，船还拉不动。这是力量的抗衡，更是意志的对垒。

船行险滩，不进则退。在滩口时，纤夫们在号子的催促下，必须拿出吃奶的力，鼓一口气，滩就拉过去了；一口气没鼓起来，船可能就“打张”了。这个节骨眼上，最怕你踩左脚我踩右脚步调不一。遇上这种情况，号工就要提醒他们：“兄弟们，眼睛擦亮点，看人家的脚是咋个踩的，你就跟着咋个踩。”

俗话说：船上人不得力，岸上人挣断腰。这话说的是领江在行船中的重要作用，要是一舵水没有扳好，比如舵叶子被水冲打打横打斜没有扳正，纤夫即使挣断裤带喊破嗓子也是枉然。船要顺利航行，一要船工们脚步合拍，把劲全部使出来；二要船上领江看好方向把舵好；三要船上岸上形成一致前行合力，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拧，方能越过激流险滩，战胜惊涛骇浪，顺利到达目的地。

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河号子，内容没有固定版本，全靠口口相传。号工可以将关河山水、民风民俗、传说掌故、名胜古迹、地方特产、对生活酸甜苦辣的深刻体验等，随机应变、临场发挥、即兴成唱，为行船背纤时的单调枯燥增添情趣、消除疲劳、活跃气氛，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

上图：关河背纤人表演。 曾忠摄

上一次去金山寺，大概是20年前的事了。我这么多年，多与山水结缘，细想起来，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寺庙也游览不少，有朝鲜、韩国、日本、印度、尼泊尔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名山大川名寺大佛见得多了，亲近之心不减，相融之感已生。

再入金山寺。见大香炉上铸有“江天禅寺”四个字。金山寺本就是江天禅寺，由清康熙帝题名而定，这里沿用旧称。从大雄宝殿后拾级而上，登高至顶，到康熙帝题“江天一览”碑前，放眼望去，经无数岁月的沧海桑田，长江水道不见了，眼下只有一片水面，四围已是城市风光。

在慈寿塔上凭栏远眺，焦山在东南江天之中。旧称焦山为东浮玉，金山为西浮玉。焦山雄峙扬子江心，树木繁茂，古寺掩映其间，人道“山裹寺”；而金山寺是围山而筑，人道“寺裹山”。以往也曾数次去过焦山，很爱那江边倚山之姿和山间葱茏之色，觉得高僧大德的修行理应在如此清幽之处。



行天下

破罗口好风光

李德金文/图

在羡慕左邻右舍阖家出门远游的时候，我到破罗口村逛了一圈。

一进村，仿佛置身于森林公园。各种树木在风中摇曳，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形成一个接一个波浪，地面上，满是斑驳而细碎的阳光。

破罗口村坐落于北京顺义区杨镇，现有村民400多户，共1000余人。明初，这里为军屯



之地，成村后，又因村民多以编制筐箩等农具为业，万历年间得名筐箩口，后以谐音变为今称。另有传说唐李世民东征时，大军曾在此驻扎，营盘纵横十数里，有粮(梁庄)、有槽(大、小槽庄)、有驻马(驻马庄)。大军集合时，因营盘大，敲锣打鼓，大军集结，破罗口由此得名，后成为今天的破罗口。

破罗口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还是旅游景点的“集散地”。它周边有潮白河森林公园、北京顺义国际鲜花港、汉石桥湿地公园、有串联顺义龙湾屯、木林、张镇等浅山五镇的五彩浅山步道和平谷金海湖风景区，还有密云水库。因此，来这里投宿旅游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有的在农家民宿小住几晚，有的短期租赁农家“四合院”，有的甚至一租几年，就是为了开展“深度游”，把周边旅游景点都玩个够。出去玩累了，不愿意下厨房做饭，街上有饭店，村边有“农家乐”，价格也要比城里便宜一半，而且分量味道都好。

别看破罗口村人数不多，但家家都很富有。他们有的

家拥有几套“四合院”，均是村里统一规划建设。新建的这些住宅基本上是出租给来这里旅游度假的人。目前，全村有200多套这样的四合院式住宅，房东都是村里人，对待游客坦诚、热情、周到。这次我遇到的房东聂淑华，就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她向我们介绍村容村貌，交代租房注意事项，还告诉我们周边有哪些好玩好看好吃的地方。

与破罗口村隔公路相望的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是国家首批林草示范村、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在聂淑华的指引下，我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该村。一进村，就被一阵嘹亮歌声吸引，原来这里正在为游客表演演唱节目。我们看完演出又去逛街景，道路两边的住宅文化墙上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处处充满乡土文化气息。绿树掩映下的街道整齐干净，村史馆、科技文化宣传栏、党建宣传栏、新能源公共汽车运输公司、葡萄酒庄、孔雀园等依街而建……

从柳庄户村归来，我们这次举家出游的行程即将结束。聂淑华专门从自己家老房子前割了一大捆纯天然的非菜送给我们。我们说付钱，她坚持不要。最后我们决定，明年这个时候，不仅要自己来，还要带着亲戚朋友一块来。也许，这就是对房东的最好“回报”。

这次短短的旅游度假，距离虽不远，但足够开心。也许，旅游本身也不在乎远近，只要有喜欢的风景就足矣。

左图：游人在汉石桥湿地公园划船。

“船到滩头哟——！”
“嗨——！”
“水呀路开呀——！”
“嗨——！”

一行汉子，头顶太阳，肩背纤绳，脚蹬青石，在四川横江古镇老号工周广前的指挥下，喊着沉雄的关河号子，动作整齐地向前迈进。虽然是表演，但此情此景，无不勾引出我这个在长江水里泡大的人的绵远思绪。

关河发源于云南昭通鲁甸县水磨镇猫猫山，流经云南大关、盐津、水富，在四川宜宾叙州区境内汇入金沙江，全长306公里，水位落差却高达近3800米。关河穿行于崇山峻岭、深涧峡谷之中，河道狭窄、弯曲、滩多、流急。有多少滩？我特意向对关河作过细致采访的横江当地人周基华讨教。他说：“从通航起点盐津县至庙口出四川至叙州区张窝村境内，仅100多公里，大的险滩就有70多处。”

有多险？你看洪正漕，波涛滚滚，涨水天更是浊浪滔滔，暗流蜂拥，船行其上，急如闪电。漕中水浅，石头刮着船底“咚咚”作响，浪头哗哗啦啦地打上船来，一梢一桡不慎，船被石头刮烂撞破，顷刻之间就会船毁货丢人亡。再看伏龙口，一个直角弯，一尊巨石昂首水面，有如一张张大口，等着船只的到来。船一进入湾内，有如一辆失控的汽车从高坡上向下冲刺，全靠领江的智慧和镇静，在礁石与波涛的咬合中划出一道生死弧线。

关河过去是川、滇商运黄金

关河号子

周云和



水道，有“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今宜宾)”之说。除了人背牛驮的陆运，就是木船水运。由于河道狭窄弯曲，滩多水急浪高，行船过滩的时候，领江即舵手得精力高度集中，两眼盯紧河面，喊“扳！”船工们必须动作整齐划一，把梢向怀中奋力一扳；喊“桡！”船工们得把梢往外猛力一划，且力道刚柔相济恰到好处。要是在急流险滩该用力时，半梢力没达到，船瞬间就有触礁打烂之虞。

不过，船工们存在个体差异，有的力量大，有的力量小，有的情绪高昂，有的低落，必须要有一统一的指令，集中大家注意力，把身上所有的劲头拿出来，齐心协力，步调一致。于是，一种集行船技术与音乐旋律于一体的关河号子应运而生。

“喔得佐——喔得佐——！”
“喔得佐——！”
“呀——呀——！”

——喔得佐——喔得佐——！”
喊号子很讲究，分下水行船和上水拉纤号子。久居河边的人，或行船经验丰富的人，眼睛闭着，听关河号子的声调，甚至是同一种名称的号子，就可以判断出船是行上水还是行下水，判断出水势缓急与道路难易。如同是“么二三号子”，号工喊：“喔得佐！”船工回应：“喔得佐喔得佐！”这是推下水船，河面水势平缓。号工喊：“呀——呀——！”船工回应：“嗨！”这是拉上水船，路上乱石比较多。号工喊：“啊爬——活！”船工回应：“喔——嗨，嘿呀！嘿呀！”这是在激流河道上，纤路乱石参差，船工没有办法进一步调。

下水危机四伏，险情处处；上水则心力交瘁，苦不堪言，集中体现在拉滩口上。全是石头作怪，挡着下行的水，形成道道激流涌浪与鼓水水和拗角水。挣滩如挣命，长长一